

# 华阳书院:岁月深处的毓秀钟灵

## 宅在北宅

青岛的秋很短,秋之初融在夏日里,秋之末化在冬阳里,四季循环往复,时间辗转向前,一个又一个世纪就这样过去了。恍惚间大雪节气已过,寒冬的乐曲奏响,“明月皎皎夜未央”,正是温暖被窝余觉香时,辛勤的人却早就挣脱梦寐起床了,《诗经·小雅》里描述的君子之为,可不就是古时读书人的真实写照吗?

### 书院寻踪

说起古人读书,不得不联想到如今似春潮澎湃的“书院热”,青岛这方水土亦在书院的滋养下启智明理,钟灵毓秀。但我们选择在这个冬日的“书院寻踪”,绕开了繁华之所,避开了人气遗迹,而独独选择了人文北宅之华阳书院,透过历史的印迹寻找古代文化的儒风雅韵。回首过去,背依华楼山,面临清溪泉,“登楼喜有书堪读,闭户曾无酒可赊”的场景仿佛历历在目;而今寒风凛冽,几度寻访,锲而不舍,却与明代即墨望族蓝氏五世蓝章所建的书院,已然相隔了500余年。

为了“礼敬”,为了“求是”,为了“传承”,我们且一同慢慢穿越时空隧道,走进这处涵养北宅文化的精神家园,聆听书院的琅琅书声弦歌不绝,触摸蓝氏家教的文章节义文化奇迹,领悟山水之间丰厚滋养的文蕴借鉴。

华阳书院遗址位于华楼山南麓,这个时节前去,虽然没有长势茂盛的果树,没有沁人心脾的花香,但幽静的松风竹影、四围青山,反倒令人格外能在清冷中追思与静心。

沿着竹木森森的小径,有石条铺就的石基和零散的大青砖,很容易判定这里就是华阳书院遗址。行至书院山门西侧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巨型刻石,仔细辨别,可见以下文字:“明侍郎蓝伟章资善大夫,以赠公成化丁未葬於华楼东,子蓝伟田遂卜吉华阳鉴山书屋,十六龄弘治乡薦,嘉靖会魁,为名御史。又封君蓝伟再茂,治瀛海令,方先肆业二子深、滋暨孙启先、启晃、启亮相於此,滋,清朝首科丙戌进士。内院地灵人杰,一时雋彦代不乏人,今新建紫云阁,不负山灵云。时大清顺治十年三月丙子日识。庠生:杜大晋……”《即墨望族一蓝氏》一书记载,顺治九年,蓝再茂修缮华阳书院,重建“紫云阁”,书“重游旧地”石刻于华阳书院东。次年三月,书院读书诸师生刻石记之。刻石上已略显模糊的文字,穿越三百余年的时光,清晰地向我们讲述着书院的历史和辉煌过往。



华阳书院石刻。

### 蓝氏传承

明黄宗昌《崂山志》记载:“华阳书院在华楼南麓。盖少司寇蓝公伤心时事,退休大崂之侧,卜筑于此者也。”“少司寇蓝公”即蓝章,字文绣,号大劳山翁,明成化甲辰(1484年)进士,也是即墨蓝氏家族的第一位进士,官至都察院左佥都御史,著有《大劳山人遗稿》《西巡录》等。根据这块书院遗址刻石记述,蓝氏子弟在明成化丁未年(1487年)即已在此读书,其读书之所名为“鉴山书屋”,应为华阳书院的前身。如今,华阳书院遗址尚有一块“弘治元年春”(1488年)的石刻,想来与华阳书院初建年代有关,也可与石刻文字互相印证。

明正德十二年(1517年),蓝章辞官回乡,此时蓝章开始对书院进行大规模扩建,并“招延贤居塾席”施教,集中精力在此教授族中子弟。黄肇颢《崂山续志》

有记载,说华楼山自古被称为凤山,旁边形成的村落即名为“栖凤庄”,寓意此为栖凤之佳地矣,蓝章选择此处修建书院,想来也是看中了这一方山水的钟灵毓秀。明朝嘉靖年间,蓝章之子蓝田又中进士,蓝家名声大振,遂改村名为蓝家庄。清顺治三年,蓝滋(蓝润)中进士,蓝润的第四子蓝启延则在康熙三十九年中了进士,看来栖凤之说不是空穴来风。

明嘉靖元年(1522年),蓝章于华阳书院内建东、西两幢各3间砖木结构的平房,东为“望月楼”,西为“紫云阁”。书院前有紫光阁,后有茅亭曰“一览亭”,旁列数石,迎春花蟠石如绣。其北最高悬崖处为“文昌阁”,内供文昌帝君。书院前溪水上,刻有“谈经地”“枕石漱流”“曲水流觞”等字,沿溪水向东,刻有“松关”“八仙台”“仙境”“重游旧地”等石刻。在此期间,书院的建设不断进行,各类楼阁亭榭不断增设,书院遂蔚然大观。由此可见,蓝氏华阳书院的建设并非一日之功,其中凝聚着蓝章、蓝田、蓝再茂等蓝氏族人的心血,更是蓝氏一族遵循诗书传家理念的真正写照。

历代蓝氏子弟对华阳书院都珍爱有加,不断诗文吟诵。如十一世蓝启肃《春日读书华阳山房》一诗:“高阁映雀窥,凭栏望夕晖。掩关非避世,习静乃望机。”十三世蓝中玮作诗《秋日华阳书院作》:“庭来鸟啼啼不歇,阶引藤生生不竭。门外青松遏暮云,阁前苍柏留汉月。扑面清风松柏香,松柏树下润水长。”

### 书香犹存

一丘一壑,大业在斯。抚今追昔,犹闻书香。一边仔细探寻,一边脚步不停,在一位淳朴村民的引导下,我们终于成功找寻到“重游旧地”“枕石漱流”等石刻。“枕石漱流”刻石横于书院前大涧,石长约1.5米,宽约半米,字迹约20厘米,字势开张,虽经五百年溪水冲刷,字迹依然清晰可辨。很多石刻已在历史长河中不复存在,所幸保留下来的就弥足珍贵。据村民介绍,在“枕石漱流”刻石南侧不远处,原有一光滑平整的大石,上刻“谈经地”,“枕石漱流”刻石东北侧有一刻石“曲水流觞”,现已荡然无存,令人叹息。想必过去这里一定是溪水潺潺,游鱼细石,与书院内古代贤哲们的勤奋耕读相得益彰,可以入画。

群山无语,流水有音。每一则书院往事,宛若一束束灿然的华光,长留时空,值得逐一品味。站立在残垣断壁的书院故地,虽难免令人唏嘘,但古老的书院记忆真实存在于历史史册,存在于北宅人心中,存在于蓝氏后代血脉。苍松青翠的华楼山下,云雾缭绕的华阳山畔,崂山北宅这片山水灵秀的沃土,始终精心庇佑呵护着华阳书院这颗璀璨明珠。

守护精神家园也是守江山,我们会继续向您打开华阳书院这处“山门”,了解其中的无尽故事。

观海新闻/青岛早报记者 杨健 摄影报道

## 栈桥:孤独的历史老人 ③

看”的原因。彼时的青岛就是一个大工地,大兴土木,大肆建设,楼房在高起,道路在延伸。威廉皇帝海岸已基本完工,石砌的护坡,平整的马路,与五年前那个寂寥的小渔村真的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
1914年12月,日本人在栈桥上耀武扬威了一次。他们在桥上举行欢送仪式,送别率军打下青岛的日军指挥官、第十八师团司令神尾光臣。那一个冬天,栈桥及整个青岛愁云惨淡,人们不知道未来城市的命运是吉是凶。

生活总要继续。1922年,终于等到了青岛主权回归。栈桥也成了世人熟知的一处风景。

是的,长长的桥身直探海中,波平浪静时,它沉静端庄;狂涛巨澜时,它岿然而立。这其中的美学具象和浪漫色彩,足以令人陶醉。

栈桥的脱胎换骨出现在1933年。7月,耗时一年多的栈桥重修工程终于竣工,两层的回澜阁立于栈桥尽头,八角飞

檐,金黄的琉璃瓦覆顶,二十四根大红立柱支撑,尽显中国传统建筑特色。回澜阁外,是用花岗岩砌成的齐胸高的弧形大坝,以抵挡海浪的冲击。

1935年夏天,苏雪林与一帮朋友来青岛避暑。接待她的一周姓青岛人在栈桥上为她讲了一段传奇故事:“日本进攻青岛时,德军苦战数月,寡不敌众,只好决定全体投降。独铿登将军不服,率领他自己统带的一只战舰,突破日本封锁线,且战且走,向故国驶去,一路与英日游弋的舰队,很开了几仗。又打掉许多商船,夺取粮食煤炭。直到什么地方,遇着大批英舰的包围,战到一颗子弹都不剩,才肯将白旗挂起。”

真实的史料与周先生的讲述相去甚远。日本以数万大军、三支舰队,将青岛围了个水泄不通。德军为阻止日本舰队,在胶州湾口自沉一舰封闭航道,但没有成功。战争获胜无望之际,德国人将舰船自凿沉海,只有一艘鱼雷艇是个例

外。这天傍晚,艇长白伦纳借夜色掩护,指挥“S90号”鱼雷艇悄悄驶出胶州湾,并在当天夜里成功击沉了麻痹大意的日本“高千穗”号巡洋舰。白伦纳明白,日本人一定会疯狂报复,返回基地已无可能。他命士兵趁着夜色,驾驶“S90号”鱼雷艇向南急驶,在山东日照县石臼所海口的沙滩登陆。白伦纳指挥士兵亲手炸毁了这艘战功卓著的鱼雷艇,然后率领全艇六十余人向中国政府投降。德军官兵被解除武装后,送至德国驻南京领事馆。不久,这六十余人全部安全回国。白伦纳的英勇果敢,拯救了全艇士兵。

那时的青岛人一向对城市建设者德国人怀有某种好感,而鄙视掠夺成性的日本人。青岛人愿意将英雄般的传奇故事加在德国人头上。只是,距事发时间仅仅二十年,竟演绎到如此离奇的程度,可见民间口头文学的力量有多么强大。

节选自《青岛文化地图》  
青岛市民政局 主编



12月5日,周馥抵达青岛。在栈桥上举行的欢迎仪式相当隆重,连礼贤书院的中国小学生也被请来夹道欢迎这位山东巡抚。

周馥的“破冰之旅”举措得当。在特鲁泊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,周馥的讲话展示了一个封疆大吏的清醒与睿智。他说:“中国和德国生活在和平和友谊之中……即使青岛已被租借给德国,它仍属于山东地盘。”尽管特鲁泊略感不快,可周馥讲得有理有据。《胶澳租借条约》正是这样表述的。如此看来,周馥是有备而来并有意为之。

访问之后,周馥在一首诗中表达了他的复杂心情,“朔风雨雪海天寒,满目沧桑不忍看”。周馥没有解释他“不忍